



喊呼

叢文四五

郭沫若等著

編主社新文年青僑華洲美

叢文四五

嗷呼

著等若沫郭

本書各篇作
品，均係特
約稿，本社
仔留版權。

編主社藝文年青僑華洲美

呼 喊

編者·美洲華僑青年文藝社

出版·華僑知識社

發行·華僑知識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七年五月
初版
(1—100)

目 錄

- 題記..... 行 素
- 論五四精神..... 舒 燕
- 青年哟，人類的春天！..... 郭沫若
- 五四感想..... 周建人
- 新五四運動..... 景 宋
- 五四與文藝節..... 葉聖陶
- 祖國的冬天..... 胡 風
- 今日的第三種人..... 路 斯
- 魯迅與青年..... 顧 鴻
- 敬悼鄒韜奮先生..... 永 燕

- 敬悼陶行知先生……………蕭群
- 海外文藝工作的小檢討……………老集
- 論廢除國粹……………榮琛
- 詩人節談詩……………寒光
- 詩人底新使命……………徐業
- 怎樣展開華僑通俗文藝運動……………可義
- 現階段的華僑婦女問題……………周柳英
- 羅城春色……………小黃
- 一個未完的故事……………毅民
- 誰的官銜大……………石留
- 跋……………

題記

行素

戰爭，是有着激情的動力吧！但至少，人們底正義感是社會給慘酷的戰爭，蘊射出來的，所以，在世界混戰的期間裡，文藝青年們也蓬勃起來，在這美洲的華裔青年也是一樣的。的確，這種運動的氣象，結合的精神，在美洲的華僑社會裏每一個角落都表現得使人有一種深深的感受，這當然是我們的文藝青年已同樣的盡了應盡的責任，而我們更意識到華僑文藝的前途將是接受這通過了的艱苦而蓬勃的道路，將更向前邁進，未來，正是萬丈光芒在呼喊著我們，建築成華僑青年文藝的坦蕩蕩的大道。

可是，戰爭結束了，祖國又跟着內戰起來了，無產專政和資產專政在分野上豎着更鮮明的旗幟了，我們的華僑文藝青年那過去的蓬勃氣象就消沉着，那結合的精神就離散着，這原因，一方面是爲了生活的鞭子不放鬆，一方面是爲了歸國的心情不放鬆，另一方面的却是如果更激烈的爲文藝而

工作，便將會給人們戴上了「紅帽子」，而受華僑社會的「莫須有」的氣氛包圍。這縱是一種神經質的感覺。但，從前的文藝青年們，有很多的顯然是消沉了，爆發了，仆倒了！……

不過，到了現在，這一個新階級：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集團正是槍刺相向的今天，快要再來的世界人類大屠殺的今天，我們的文藝青年的責任，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混戰的期間裡要來得更重！因為快要來的世界人類大屠殺將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混戰來得更沒有人道，和更殘酷的！不過，在今天，我們不能說這快要再來的世界人類大屠殺是不能制止的，只要向現階段的文藝青年是否肯負起這制止的責任而已。

我們的文藝青年，應當知道自己的責任繁重，也一樣的應當感受到自己的工作的光榮；因為這千古的歷史都是由文藝工作者的血寫成的，千古以來的興衰，民主與反民主，混戰與和平，都是由文藝工作者的推動與制止，因為我們的文藝工作是會滲進到全人類的心坎裡，而激發全人類的趨向。但，就由於這種無比的力量，而使那些政治反民主化的獨裁者恐懼，憎恨，而慘酷地屠殺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了！然而，獨裁者的慘酷地屠殺政策是不能惱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因為我們是受

了全人類的正義感所激發着，同樣的我們是受了全人類的和平幸福所寄托着，我們就認識清楚地負起這嚴重的責任和努力這光榮的工作，於是獨裁者垂頭，放下了他的屠刀，而全人類重獲自由的幸福！這都是千古以來一樣的逆運演進着！

而今，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過去，我們受過了那慘酷的教訓，我們就不能任由那些政治反民主化的獨裁者和世界的野心家來醜惡這快要再來的世界人類大屠殺，這責任是繁重地落在我們的肩上，意志上和筆端上的，今天，我們「華僑青年文藝社」在這個二週年紀念日，又是祖國的「文藝節」日，跟着又是祖國的「詩人節」日的幾個有意義的紀念節日來編這一本「呼喊」，就是以萬二分的熱誠來呼喊我們的華僑文藝青年們，重新結合起來，投進這時代，共同負起制止這快要再來的世界人類大屠殺的巨艱！

另外，在這海外的一角，我們的青年文藝工作原是那樣的幼嫩，因為它正是茁長着；可是，這天氣是肅殺的，不讓我們青年文藝的種子長旺的，一些編者先生們不特只爲了主子的地位和「上進」，而剝殺了我們青年文藝的幼芽，而且，藉着那席豐履厚的優越的橫能，或是要迎合一些頑固守舊

的封建遺傳的讀者，就要大量地搬出了幾千年前的腐屍，腐蝕了新文藝的種子，霉毒了這華僑社會，不能跟着客觀的現實走進繁榮與光明的樂境去，這真好像胡風先生給我們的信裏說：「祖國社會是華僑社會的根，而華僑社會是祖國社會的枝葉，根是怎麼樣的，枝葉也就怎麼樣的」。祖國的新文藝正是過着「逆流的日子」，那麼，我們海外的文藝不是一樣的過着「逆流的日子」麼？

然而，我們希望這一本「呼喊」能真實實地完成它底責任：呼喊起那些因了客觀環境而消沉了，而離散了，而仆倒了的文藝青年們，和召集所有的文藝青年們，一同歸隊，一同站定我們的崗位而努力工作！和封建的惡勢力作殊死戰！

還有，我們用「五四文叢」來作定據，是希望每年「五四」都能編一本集子，或是更多的編出來，以充實這華僑文藝的貧瘠之一角！

這都是我們的希望！也就是我們的「呼喊」！！

於羅斯福總統逝世二週年紀念日在金門之大觀樓

論五四精神

舒燕

把中國的五四運動比擬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這是錯誤的比擬，從形式一直錯到內容。形式上，很顯然的，那時根本沒有「復興」什麼古代的文藝，倒是提倡了「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文。而這裏面就有深刻的內容：白話文的提倡，正是不恥淺薄，不諱幼稚，英勇的走向了今天。

這就是說，戰士們未曾穿戴什麼古衣冠，如他們的歐洲的前輩們所曾作過的，他們就以自己的本相站了出來，走向前去，他們的歐洲的前輩們之所以往往穿戴古衣冠上陣，如哲人所說，是用來掩蓋自己的狹隘庸俗的本質，藉此昇華到美，到詩，因為明知站在自己背後的，本來就是狹隘庸俗的銀行家和工廠主，可是，「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智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在他們面前，响着世界革命的號召，俄國革命的號召。這聲音，是人類世界中一切可能的詩和美中的最詩最美

的聲音，號召他們向前走，而不是向後看。這樣，他們就不須要藉助於化夢，只須要簡簡單單的向前走，而感到這簡簡單單的行進中本來就有着美和詩。

還是很重要的。這就形成一個嚴厲的傳統，決定以後的任何文化革命中間，不許有舊浪漫主義的因素，使舊浪漫主義在中國只能成爲浮誇虛偽的東西。從五四起，現實的樸素的以實生活爲基礎的浪漫主義，是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作用着，生長着，也被需要着的；但那種舞台化裝（不限於古衣冠）的浪漫主義，無論從任何角落裏才一伸出頭來，立刻會被迎頭一棒打回。中國不是不需要浪漫主義，但所需要的是新的一種。舊的浪漫主義總是要否定現實，而新的浪漫主義恰恰相反，是要肯定它，深刻而全面的肯定它。

新的浪漫主義，是寄托在現實主義裏面的。堅決的依着現實，於是堅牢的掌握着其中的新生因素，這就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前者產生了後者，後者推動了前者；這也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前者養育了後者，後者鞏固了前者。五四運動是要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任務，但又是當世世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直接預備階段，參加者之中已經有

了大批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贊成俄國革命的知識份子；這一切，就是新的浪漫主義和唯物辯證法。五四運動是存在包含着遠景，運動通向於未來的歷史事件。

而所謂詩和美，也就在於一切通向未來的運動，包含着遠景的存在之中。本來，人類社會之所以特別會有叫作詩叫作美的這一類的東西，就由於人類特別會創造出比現狀更好的遠景，比今天更好的未來，他們的現狀和今天總是包含着較其本身更為豐富的內容的緣故。因此，五四的戰士們當然就不用不着任何化裝。那整個的運動，就由於堅牢的掌握了明天，所以能够英勇的走向今天，而他們每向今天走進一步，當然也就等於向看明天走近一步了。

我們說整個運動是這樣的，意思就是並不以為當時的每個參加者，尤其不以為每個領導者都是這樣的。「新生的東西總是微小的」。在五四當時，最响亮的聲音，倒大抵並非通向未來的聲音。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激情，資產階級的「理性」，各有其優秀的代表人，站在當時的歷史舞台的中心點，輝煌燦赫的吸引着各方面的視線。而新生的通向未來的力量的代表人，則比較沉默的站在比較後面，辛勤的為着明天而工作，當時所得到的注意，較之前二者實在少得多。這較少的注意，當然

也是以那些較沉默的但也通向未來的群衆中而來；他們也正新生，也還微小。所以，僅僅從形式上看五四，是無論如何看不到真實的了。

不用說明，新生力量的代表人就是魯迅先生。「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但是，五四當時，表面上的主將，却確乎是另外兩個人；記得何幹之先生的「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就是依據這表面現象而點了將的。這裏，就必須不從形式上，而從實質上了解，了解所謂「主將」，不是登壇叱咤，發號施令的意思，而是實際上推動進行，引導發展的意思。正是魯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那種新生力量，才推動了當時的運動，使它的具體要求雖然還不超出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最大限度，但規模的深廣，精神的強烈，進行的徹底，却爲任何資產階級文化革命所不曾有，也不能有，也正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力量，才引導了當時的運動，使它就憑藉着上述深廣的規模，強烈的精神，澈底的進行，而迅速的突破它本身，直接的邁進於下一個階段。如果五四運動確乎是新的現實的浪漫主義的運動，那麼，集中了這種力量於一個具體的生命之中，再由這具體的生命放射出來，發揮出來的，就正是魯迅，而不是別人。

勉強證明魯迅先生在當時就已經掌握了無產階級的理論體系，是不必要的，荒謬的。但是，他所代表的力量，作用在他身上的力量，却彌乎自始就不能安於資產階級進步文化，一直都在衝擊，鼓盪和追尋。當可追尋的新生因素尚未存在時，追尋固不過是追尋而已；而只要它一存在，這吸引着對象而又為對象所吸引的追尋，其本身也就成了新生因素的一部分，並且是最生動活潑的一部分。所以，魯迅先生之作爲辯證唯物論者，不是單單憑藉他的頭腦，而是憑藉他的全生命，憑藉他的全部鬥爭過程，進步過程；魯迅先生之作爲一個辯證唯物論者，並不是以意識的掌握了這個理論體系時才開始的。

那麼，到這裏，我們也可以簡單確定的駁斥幾種關於五四的錯誤見解：——

第一、說五四時代已經過去，五四傳統應被否定。我們簡單確定的說：沒有；不能。五四時代的具體要求固然不盡能搬到今天來，但今天的鬥爭也究竟還不會到達新的階段。今天之需要由這階段的激盪完成而突進於新的階段，和五四時代之有些需要是同樣的。今天我們從事於今天的鬥爭，固然要集中全部的心力。但我們肯定今天，乃是爲了它的內部包含有明天。我們倘沒有五四時代那

種爲新力量所推動的深廣的規模，強烈的精神，徹底的進行；我們就將爲今天所限，而不能實現我們所需要的和歷史所需要於我們的突進。淺顯的說，五四時代那種肯定最近目標而又決不爲最近目標所限的精神，正是極寶貴的傳統，爲我們所必須繼承發揚，恰恰又是我們事實上最缺少的。

第二、說五四作風過於盲動，五四精神缺少理智。我們簡單確定的說：並不；何嘗？從我們看來，使我們覺到遺憾的，倒是當時的上層的文化鬥爭工作，由於右翼的勢力特別容易作用於上層，而顯得還太溫和，太不夠了。至於下層的實際的鬥爭，學習自由的鬥爭，婚姻自由的鬥爭，寫白話文的鬥爭，不向神像佛像磕頭的鬥爭，乃至女孩子們剪短頭髮的鬥爭，諸如此類，無論進行的怎樣強烈，我們問：誰敢說是不必要或不應該？而且，想想看，就有多少真實的生命曾經爲了這些而喪失，多少真實的鮮紅沸熱的血流在白話文或者剪短的頭髮上面，我們更要問：又有誰敢憑着什麼「理智」的名來嘲笑他們？倘說那時的文化批判不應該不懂「社會基礎」之類，這話首先就證明說者自己不懂，那麼也不用和他辯論什麼了。

第三、說五四時代的原則是「全盤西化」，說五四時代的成果只是西洋文化的移植。我們簡單

確定的說：不是；不是。中國人民從鴉片戰爭以來，在屈辱中生活了幾十年。無論新政運動，無論戊戌政變，無論辛亥革命，都還不會向帝國主義者直接伸過抗爭的拳頭。只有五四運動，「因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又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這才第一次的以澈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向帝國主義挑戰，第一次的把民族進步的希望辯證的聯係起來。在這種情勢中提倡「全盤西化」，是不可想像的。前面說過，五四的戰士們沒有任何化裝，不化裝爲占人，也不會化裝爲洋人。當時的思想武器之一，易卜生主義，正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否定，而另一個達爾文主義，即使暫時借用了尼采主義的形式，就更使所謂「進步」得到新的內容，成爲要從資本主義文化階段更向前進化去的意思。而文學方面對於俄羅斯文學的特別親近，尤其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意義表現得非常明白了。

第四、說五四運動所創造的文化只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化，說這文化與中國人民大眾的需要不相

合。我們簡單確定的說：胡說；昏話。文化遠於人民，這是沒有問題的原則，但若機械的去了解，這又會變成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托爾斯泰就是確傷在這條路上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東西，他們在直到今天以前的具體史中，是以物質上到精神上都受着殘酷的損傷與壓抑的具體的存在；在損傷和壓抑之下，物質方面失去了許多本有應有的東西，而精神方面則是失去了更多本有應有的東西，直到今天以前的具體歷史中，具體的人民的文化，決不是迎合人民所現有的，而是發掘人民所本有的，發掘人民所應有的文化。這種文化很可能反而不與人民相接近，但阻礙物並非人民自己，只是他們所受到的壓抑和損傷。因此，除非到了新的社會，人民文化的形式與內容的矛盾總是存在着，而為我們所必須正視和承認的。具體的說到五四，我們又不僅可以從那時以來文化史中人民因素的一貫的發展和昂揚而證明它本身的人民性質，我們並且可以根據前面所說的那種浪漫主義來證明這一點：就是說，人民本身的現實生活要求，一般的原都比它的文化表現更為深廣，強烈，激盪，當人民是有力量的時候，二者之間就要發生顯著的矛盾，那麼，對五四時代的新浪漫主義，對於魯迅先生當時的工作和他所代表的群眾，我們便不能不認定為即是表現了這個東西。我們不能不認為，